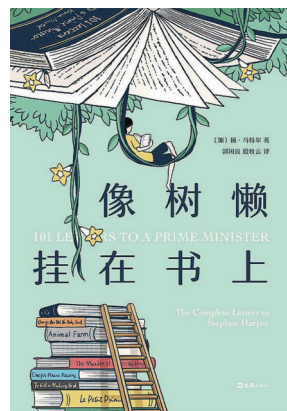


书单



《像树懒挂在书上》
扬·马特林(著)
文汇出版社

在热带雨林的倾盆大雨之中，一只树懒的胸前放着一本书，滴雨未沾，书中文字在他的脑海里勾勒出一幅图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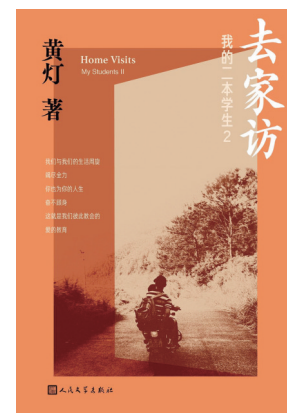
真的书非读不可？又为什么非读不可？作者敏锐犀利、富有洞见的思考将会告诉你答案！他用101封信，引领你走入文学的高光篇章。你将收获：划好的重点——快速了解世界必读的101本书。“开挂”的视角——以作家之眼，洞悉“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”的关键点。在错综复杂的二十一世纪，文学是任何一个深思远虑、情感丰沛的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。当一个人静下来开始阅读时，外界所有的喧嚣与纷纷扰扰消退，这时他才得以听到内心的声音。



《不间断的人》
双雪涛(著)
上海三联书店

定义AI时代的小说文体，脑雾与脑洞交替的阅读体验。《猎人》之后，积淀五年，小说家双雪涛全新作品，回到未来世界，攥紧你的心脏。

七个故事装置，探向古老与未来时间。在这部全新作品中，人心与科技，经历与幻想，现实与虚构，S市与北京，最终在小说中难分彼此，共同成为探索写作可能的精密试验。寻找鸟骨的仿生人、让时空流转的刺客、失去记忆的拳击手、温柔夜色里的孤独酒鬼……人，只是不间断的人类的一环。这些故事从人们置身其中的日常开始，不断伸展进意想不到的未来世界，探究的是人类永恒的命题：人的情感、善恶和逃离现实世界的方法。



《去家访》
黄灯(著)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从讲台上走下来，作者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，来到已经废弃的小学操场、爬上老房子的屋顶、坐在茶园的高坡上、溜进快速分餐车间、穿梭于养猪场的水壕间、捡起田埂上红薯枝叶的藤蔓，去感受学生成长的环境，体验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育所做的艰辛付出。

在这一遍又一遍脚踏实地的走访中，黄灯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，也贴近了家长，并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、贴近了教育、贴近了当下中国的现实。没有什么比这更难的，哪怕是二本院校，也需要孩子全力以赴和家庭倾力托举。作者创作中的真诚和恳切，这是对生命个体的真诚探究，也是对文字本身的真诚。

《读者》读者

□王志强



《读者》原名《读者文摘》，1993年改的名。“一碗面、一本书、一个窟”，甘肃的三张名片，“一本书”即《读者》。

我读高中时，先读《青年文摘》，后读《读者文摘》。读《读者文摘》因了个人，我的地理老师。

我的这位地理老师是个很无趣的人，个头不高，貌不出众，讲课慢声拉语，能把人讲睡。我们班开新年晚会，让他出个节目。他脸憋得通红，讲了个自己的事：中午睡觉时梦见了一朵白色的花，就醒了，然后又睡，又梦见了那白色的花。就是这个很无趣的老师，曾偶然说起，《读者文摘》好看。

那时读书是没方向的，老师的无心之语给我点了一条路。老师说好，想必是好。读《读者文摘》，也记住了这位老师，老师只教了我一年，此后便调走了，再也未见过。

那时买《读者文摘》，要到县城。邮局外面有个报刊亭，一元一本。《读者文摘》没有像《青

年文摘》那样按期购买，买了两年，而是零星地买。看《读者文摘》更多时候是借了别人的看。有时也不知是谁的，在宿舍扔着甚至在教室放着，拿起来就看。书没多厚，很快就看完，不用担心被追着要。《读者文摘》里我最喜欢看名人轶事和笑话漫画，后来也喜欢看里面的彩色插图。哪期有自己喜欢的文章，就想办法找到收藏，现在手里还有几本，搬了几次家都没丢。

上班以后，想给学生开阅读课，苦于手里没有资料。赶集时发现有卖旧杂志的，里面有《读者文摘》，也有《读者》，就与卖书人商量，让他再给找一些。前后共买了近60本，里面也杂了一些《青年文摘》。每两周给学生看一次，不用时其他班也借去用。学生毕业时，每人发一本作纪念，虽书已破旧，但学生依然喜欢。此后便四下寻找着去买，这样坚持了好几年。阅读课让学生从中汲取了多少知识无法计算，让多少人成了《读者》的读者，有数可查。

每年一进12月，镇上邮局的邮递员就会拿来报刊目录，动员大家订报刊。我给学校订过几年《杂文报》，自己也订过一年《全国新书目》、一年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》。学校有一位女老师，教物理的，订《读者》。成家后，住学校宿舍，我和这位老师做过一年邻居，常借了她的《读者》看。《读者》一年12本，后来就变成24本，她总坚持着订，想来家里已经《读者》成山。买一本《读者》，很容易，坚持订二十多年，难能可贵。有些年没见她了，不知她是否还在坚持。

9月份，搬进新的谈话室。原主人的不少东西还没收拾。给他打电话，他说，能卖的卖，卖不了的扔，你看着处理，我啥也不要了。收拾废卷子废纸，收拾出两本书，一本《意林》(合订本)，一本《读者》(合订本)，都是新的。这不能卖，得藏起来。到了这所学校后，也琢磨过开阅读课，开会的时候，领导一句“杜绝看闲书”让我彻底断了念头。何谓闲书？教材以外的书都是闲书。这两本书应该都是按违禁品收缴来的，因为我也干过这事。好多年不读《读者》了，看着这书真亲切。其实此书……哎。

二大姨子打来电话，让中午去她家吃饭。吃饭去别空手，可一时又想起拿什么。忽然想起了那两本书。二大姨子的孙女念小学，喜欢看《读者》，把书给她吧。早了点儿，慢慢看呗。老在我这放着，保不齐哪天再丢了或卖了。孩子接过书很高兴，不知这是不是《读者》最小的读者。

网络时代，《读者》怎么样？还拥有那么多读者吗？我没去查。但我知道，老师的一句话就会让你喜欢上《读者》，教室、宿舍可以随意放着《读者》，几毛钱就买到一本二手《读者》，几十年如一日订《读者》，这样的情形，怕是没有了。

上课时，我偶尔还会和学生说一句：《读者》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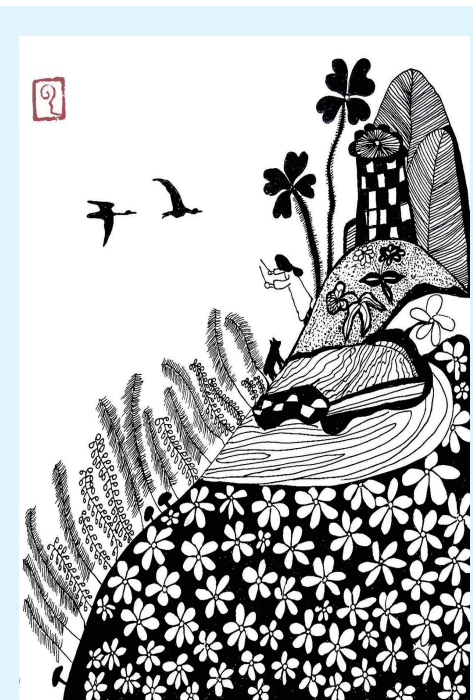
步履不停

——读《时间停止的那一天》有感

□董雯丽

草木协奏曲

□刘云芳文/图



方寸间

去山里转悠，狗似乎不放心，跟在我身后。拣起两截树枝，挥动它们，假装在指挥一场演奏。周围的草木举出嫩芽，举出花朵。鸟儿正好归来。大地深处，多少跳动的音符开始蠢蠢欲动……一首协奏曲从叶脉上流出，流经我，流经每一棵树，每一条路，每一座山，流向每一个准备运行的人。风吹来，也并不捣穿，仿佛它们早已原谅了我——那个逃离大山的少年。

故事讲述了两个少年因为“地球上多了停止的两秒钟”这个不知道是否为事实的小情报改变了自己及周围人的一生。

故事有阴差阳错、悲欢离合，主调不是大起大落起伏。但似乎处处有伏笔，任何故事的发展都是有迹可循的。行文结构有令人“正中眉心”的设计感，从拜伦到吉姆，初读令人迷惑不解，中间又让人豁然开朗。

我想先聊拜伦的母亲。她按照世俗的眼光、丈夫的要求，简单打扮自己。没有追求过自己的自由和爱，始终被捆绑着。我料想可能是思维固化了，作者想借此呼吁女性的自由。事实却不然，她后来感慨，自己是白活了这一辈子的，没有追求过真正的自己。我倒觉得，对自己的现状释然，努力追寻自己想要的，是更令人安慰的生活状态。因为，内心有樊笼，远比外界有束缚更可怕，更无解。

再来看拜伦。拜伦最初对两秒钟问题有极大的兴趣，常常和小伙伴一起讨论，不过也偶尔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如他们。这可能就为他后来精神失常埋下了伏笔。文初写，他在精神病院一直等待母亲来接他，更以旁人的同

情视角来衬托拜伦的孤独。我当时就很好奇，为什么他的母亲不会来？他干了什么事？母亲是不要他了吗？一书终结，才晓得，拜伦家庭破碎，哪里还有什么母亲？或许电疗使他不再拥有完整的记忆，他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。他只是渴望母亲，渴望一份情感。

时间为何停止？时间停止，是不可能的，众所周知。那何以致停止？是因为两秒吗？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引子。两秒带出一份愁思、一份人情冷暖、一份追悔莫及。时间停止，我以为，是因为从两秒事件发生后，拜伦一家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，每个家庭成员，除拜伦父亲，不再各司其职，心里都只有这两秒事件。生活停滞不前，进而使家庭逐渐败落，因而相当于时间停止。反之，之前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时间停止吗？家庭成员各干各的，似乎都有一条自己的既定路线。那如果按我的想法，这样度过的时间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我所认为的时间，应该是不断向前的，应该是带着人们去奋斗去拼搏，让思想更加进步的。

读此书，可细品情节、细节。亦可品构思之妙，意蕴之深长，久久回响。

《云落图》：关于边界的“清明上河图”

□姜伯静

张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云落图》，“姗姗来迟”，在《收获》2023年冬卷与我们见面了。

《云落图》，更像是一幅画。在说这部作品之前，我先“抠”一个字眼儿——图。“图”这个字，有一个很少有人会使用的意思，也是它最初之意：边界。央视纪录频道的一档节目在介绍这个文字时说：“(图)其本意原指古代在皮、绢等材料上标画城邦乡邑及边界的示意资料。”从名词的角度考虑，如果图画上的角色之间没有边界，那么就会是乱糟糟的一片，谈不上图画，更遑论美丑。有了边界，就有了故事。所以，所谓“云落图”，就应该是：“云落”这座小县城里面形形色色的人，分别处于不同的边界，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，构成了一幅以云落为背景的图画。而早在2023年10月份，《云落图》还未与大家见面的时候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就曾经说过：“张楚的《云落图》，写得有点像县城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那样的感觉。”因此，我更愿意延续这种说法：《云落图》，小县城一幅关于边界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！

大概在每一位作家的心中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。“云落”这个地名，在张楚的小说里不是第一次出现。比如在《云落》中，就已经出现过。这一次，作者赋予了“云落”这座小城更重要的任务。张楚之前的小说，以中篇居多。实际上，有部分作品完全可以拓展成长篇。但是，张楚之前的作品，太注重技巧，技巧上运用得成熟，让人颤抖；太注重细节，细节描绘得精准，让人恐惧；太过于直击人类最隐秘最柔弱的角落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也许，过于注重技巧的文字不适合长篇幅语言的描述吧，那些中篇让我们能够感到明显的克制。这一次，《云落图》则完全不同。也许是年龄、阅历、阅读的境界出现了质的突破，《云落图》让我们看到了一部既熟悉却又有些陌生，但又能够给人足够惊喜的具有明显张楚特色的作品。

一如张楚以往创作，《云落图》里有一位醒目的女性主人公角色——万樱。万樱，是一个缺乏主见、充满矛盾的女人，在不同的

边界之间，被极限拉扯。一方面，她对婚姻的外在形式极度忠诚，对婆婆非常孝顺，多年来守护自己“植物人”丈夫万春，尽管丈夫多年前已经要抛弃自己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在人的初始欲望面前，她却无力拒绝，与常云泽、罗小军在情感上碰撞、纠葛，甚至在伦理上出现很大尺度的“越界”。最终，在各种猝不及防的变化中，一切归于真实，归于平淡，归于自我。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图画：一个女人，左边是古老的贞节牌坊，右边是欲望横流的世俗，是躲进牌坊之后，还是在世俗中随波逐流？她左右摇摆。如果，仅限于此，那这位主人公就略显肤浅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在万樱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的痕迹和其对时代的无声审视。万樱，在少年时奔跑，在青年时踌躇，在中年时驻足，经历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洪流。而她以及她周围的不同人，则更是中国大部分小县城在城市化发展历程中的亲历者。

人与人之间，时间与时间之间，人与社会之间，是有边界的。正因为这样，从《云落图》这部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三重边界。第一重边界：时间的边界。我们，也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边界。很明显，《云落图》写的是近二十多年，主要是近十几年来中国“县城”的变化。时间的边界两边，一边是多年前肆无忌惮的小县城发展，由城中村、城乡接合部到火树银花、高楼大厦；另一边，是近年来县城飞速发展之后的暂时停滞，不同的人面对更加不熟悉的现状，茫然四顾。“云落”，经历了数任县委书记。每任县委书记，都着墨不多，甚至寥寥几句。但是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发展县城，不管出于什么心态。而万春、罗小军们，则一代代地顺应着这种形势，改变着县城，改变着自己。可是，当县城的钢筋水泥发展戛然而止时，停滞、不知所措甚至出现了茫然。怎么办？这就是时代的边界。小说的时间边界，到此为止，恰到好处。当然，假如《云落图》更加深入地去思考这个问题，那么这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。第二重边界：人与人的边界。之所以把《云落图》比作“县城的《清明



上河图”，我想更多的原因是里面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吧。以万樱为原点，发散开来，每个人之间，地位参差，关系“暧昧”，说不清，道不明。就像“天道”的“命运线”，仔细辨别的话，人和人都联系在一起。万樱、丈夫、婆婆，是一家人，却又界限分明。这是万樱的束缚，与爱情无关！如果没有多年前的车祸，万樱早就与这个家庭毫无瓜葛。可是，出于善良的天性，万樱与婆婆互相扶持守护了万春多年，直到万春“苏醒”。而万春的“苏醒”，则代表着万樱的解脱。万樱、天青，本来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两个人，却在云落相遇。天青，就像一个揭开大戏序幕的人，惊讶而深情地看着云落形形色色的人和事。我想，即便是他留学归来，也不会忘记这个让他成长的小城吧。天青，看到了云落，某种程度上也让万樱看到了外边的世界。万樱、神秘的老太太。又是一对没理由联系在一起的人。有时候我就想，老太太何尝不是万樱理想中的自己呢？没有主见的万樱，如果可以选择活着，她会想活成什么样子？肯定是这位意志坚如磐石的“钉子户”老

太太。万樱、常云泽、罗小军。常理中，身份边界最为明显的三个人，代表着小城不同阶层的人。但是，却在不合理与意料之中纠缠在一起。正因为边界太过于突兀，如果过于融合就很难协调。所以常云泽必须死，罗小军必须“进去”。这不是作者狠心，而是边界的力量。否则，就没有了最后“一封信”的完美结局。第三重边界：人与时代的边界。人，一定要顺应时代。或者说，要追随历史的发展。反之，则被淘汰。如果《云落图》直接或者单纯的写男人的故事，比如万永胜的发家史，罗小军的异军突起，王毅文的如何入局，他们之间的若即若离、尔虞我诈，那么这个故事就缺少了普通人的视角。而故事，大多是给普通人看的。所以，通过万樱直接或者间接地看这些人，更加真实。毫无疑问，万永胜属于小县城的第一代富豪，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脉搏，在城市发展中大获丰收，但在之后有很大的困惑。他，与时代产生了隔膜。而罗小军，则显然是第二代，继承了万永胜的故事。但是，罗小军在万永胜故事的后半段收获了红利，却没有能够看到甚至解决万永胜的困局，结果把自己弄了进去。这，就是人与时代的边界。不顺应，则被落下甚至抛弃！罗小军之后的人，如何应对时代的发展？作者完全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写一部《云落赋》之类的来解决这个更大的问号。

说完这三个边界，再回到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古代，没有影像器材，没有办法摄影录像，所以就有了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如果仅仅认为那是一幅画，是不够的，因为那分明是一部影视剧。“剧”中的人物数量，众说纷纭，但数百个是保守数字。各个人物之间，边界分明，个个滋味需慢慢体会。而《云落图》中的人物虽然远不如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却也有数十人之多，林林总总，各有特色，各有边界，说其是县城一幅关于边界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并不为过。而这幅关于边界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在张楚作品中少有所地出现了“小圆满”结局：万樱的儿子健康成长，神鱼依旧神奇！

书话